

醫貫卷之二

主客辨疑

中風論

人有卒暴僵仆或偏枯或四肢不舉或不知人
或死或不死者世以中風呼之而方書以中風
治之余攷之內經則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
或爲寒中或爲熱中或爲癘風或爲偏枯或爲
風痲其卒暴僵仆不知人四肢不舉者並無所
論止有偏枯一論而已及觀千金方則引岐伯

曰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風痺三曰風
癱四曰風痺金匱要略中風篇云寸口脈浮而
緊緊則爲寒浮則爲虛虛寒所搏邪在皮膚浮
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
緩正氣卽急正氣引邪啗僻不遂邪在於絡肌
膚不仁邪在於經卽重不勝邪入於腑卽不識
人邪入於藏舌卽難言口吐涎沫由是觀之知
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舉等症固爲因
風而致者矣故用大小續命西州續命排風八

風等諸蕩散治之及近代劉河間李東垣朱彥
修三子者出所論始與昔人異矣河間主乎火
東垣主乎氣彥修主乎濕反以風爲虛象而大
異於昔人矣以予觀之昔人三子之論皆不可
偏廢但三子以相類中風之病視爲中風而立
論故使後人狐疑而不能決殊不知因於風者
真中風也因於火於氣於濕者類中風而非中
風也三子之所論者自是因火因氣因濕而爲
暴病暴死之症與風何相干哉如內經所謂三

陰三陽發病爲偏枯痿易四肢不舉亦未嘗必
因於風而後能也。夫風火氣濕之殊望聞問切
之間豈無所辨乎辨之爲風則從昔人以治之
辨之爲火氣濕則從三子以治之。共此已了又
何分輕重緩
急如此庶乎析理明而用法當矣惟其以因火
因氣因濕之症強引風而合論之所以真僞不
分名實相紊若以因火因氣因濕症分出之則
真中風病彰矣

上安道之論甚妙但類中風與真中風並論

無輕重緩急之分

二者分途各有輕重緩急其能死生人一也是在詳

辨施治耳如謂真中輕緩而類中重急不幾舉一而廢百乎

亦不能無弊

愚意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外感者間而有之

間字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當專主虛論不

必兼風

亦太過之言昔人因於風多主北方立言北方風厲而藏府經絡剛厚三

家因火氣濕多主南方立言南方氣溫而藏府經絡柔薄故北多真而南多類其治迥不同也其間亦有互見者然畢竟鮮少而治亦稍變丹溪甚發明此說而安道疑之故趙氏亦刪而不錄其實未可抑也

河間東垣各發前人所未發

至為精妙但有論無方後人何所依從而彥

修以陰虛立論亦發前人所未發惜乎以氣血濕痰爲主而不及真陰不能無遺弊於後

世焉

此則誠有未及者然終不出陰虛二字之範圍矣但治法則後來加密亦踵事

增華耳

東垣云有中風者卒然昏愖不省人事痰涎壅盛語言蹇澁等症此非外來風邪乃本氣自病也凡人年踰四旬氣衰之際或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症壯歲之時無有也若肥盛者間有之亦是形盛氣衰而如此耳

觀東垣之論當以氣虛爲主縱有風邪亦是
乘虛而襲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也當
此之時豈尋常藥餌能通達於上下哉急以
三生飲一兩加入參一兩煎服卽甦夫三生
飲乃行經治痰之劑斬關奪旗之劑每服必
用人參兩許駕馭其邪而補助真氣否則不
惟無益適以取敗觀先哲用芪附參附其義
可見若遺尿手撒口開鼾睡爲不治然用前
藥多有得生者不可不知

三生飲方

生南星 一兩

生川烏

半兩
去皮

生附子

半兩
去皮

木香 二錢

每服共一兩加人參一兩同煎

河間曰所謂中風癱瘓者非為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之亦非外中於風良由將息失宜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拂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知也亦有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過極而卒中者夫五

志過極皆為熱甚。俗云屬者言末而忘其本也。
觀劉氏之論則以風為末而以火為本。世之
尊劉氏者專以為劉氏主火之說不知火之
有餘水之不足也。劉氏原以補腎為本。觀其
地黄飲子之方可見矣。故治中風又當以真
陰虛為本。

地黄飲子方

熟地

巴戟

去心

山萸肉

肉蓯蓉

酒浸

附子

石斛

五味子

茯苓

石菖蒲

遠志

去心

官桂

麥冬

去心

各等分每服五錢入薄荷少許薑棗煎

註云舌瘖不能言足廢不能行此謂少陰

氣厥不至急當溫之名曰痲症

但陰虛有二有陰中之水虛有陰中之火

虛火虛者專以河間地黃飲子為主水虛

者又當以六味地黃為主果是水虛則辛

熱之藥與參芪之品俱不可加

河間東垣專治本而不治風可謂至當不易之
論學者必須以陰虛陽虛爲主自後世醫書雜
出而使後學狐疑不決丹溪纂要曰有氣虛有
血虛有濕痰左手脈不足及左半身不遂者以
四物湯補血之劑爲主而加以竹瀝姜汁右手
脈不足及右半身不遂者以四君子補氣之劑
而佐以竹瀝姜汁如氣血兩虛而挾痰盛者以
八物湯爲主加南星半夏竹瀝姜汁之類

分左
右屬

氣血亦太拘
著不甚驗也

丹溪之論平正通達宜世之人盛

宗之但持此以治中風而多不驗或少延而久

必斃何也蓋治氣血痰之標而不治氣血痰之

本也

須知此症發由根本卽治氣血痰之本亦仍多不效少延必斃者以其虧敗久而發

之驟病雖新而藏已竭也

人之有是四肢也如木之有枝幹

也人之氣血榮養乎四肢也猶木之漿水灌溉

乎枝葉也木有枝葉必有根本人之氣血豈無

根本乎人有半身不遂而遷延不死者如木之

根本未甚枯而一邊之枝幹先萎耳人有形容

肥壯忽然倒仆而卽斃者如水之根本已絕其

枝葉猶滋榮猶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忽遇大風
而摧折矣觀此則根本之論明矣然所謂氣血
之根本者何蓋火爲陽氣之根水爲陰血之根
而火與水之總根兩腎間動氣是也此五臟六
腑之本十二經之源呼吸之門三焦之根又名
守邪之神經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
息根於外者名曰氣立氣止則化絕今人縱情
嗜慾以致腎氣虛衰根先絕矣一或內傷勞役
或六淫七情少有所觸皆能卒中此陰虛陽暴

絕也須以參附大劑峻補其陽繼以地黃九十

補丸之類填實真陰又有心火暴甚腎水虛衰

又兼之五志過極以致心神昏悶卒倒無知其

手足牽掣口眼喎斜乃水不能榮筋筋急而縱

也小兒發搐亦俗云風者乃風淫末疾之假象

風自火出也小兒慢驚慢脾皆此須以河間地

黃飲子峻補其陰繼以人參麥門冬五味子之

類滋其化源此根陽根陰之至論也若夫所謂

痰者凡人將死之時必有痰何獨中風為然

要之痰從何處來痰者水也其原出乎腎張仲

景曰氣虛痰泛以腎氣丸補而逐之此是本論然直從本

治亦止一法未可以概其餘但須明此理耳觀此凡治中風者既以

前法治其根本則痰者不治而自去矣若初時

痰涎壅盛湯藥不入少用稀涎散之類使咽喉

疏通能進湯液即止若必欲盡攻其痰頃刻斃

矣戒之

或問人有半肢厥者必須以左半身屬血右半

身屬氣豈復有他說乎曰未必然人身劈中分

陰陽水火男子左屬水右屬火女子左屬火右屬水男子半波風者多患左女子半肢風者多患右卽此觀之可見以陰虛爲主又有一等人身半以上俱無恙如平人身半以下軟弱麻痺小便或濇或自遺果屬氣乎屬血乎此亦足三陰之虛症也不可不知

經曰胃脈沉鼓濇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得偏枯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瘖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其從者瘖三歲起年不滿二十者三歲死

蓋胃與脾爲表裏陰陽異位更實更虛更逆更
從或從內或從外是故腸胃虛則內從於脾內
從於脾則脾之陰盛故胃脈沉鼓濇也濇爲多
血少氣胃之陽盛則脾之陰虛虛則不得與陽
主內反從其胃越出於部分之外故胃脈鼓大
於臂外也大爲多氣少血心者元陽君主宅之
生血生脈因元陽不足陰寒乘之故心脈小堅
急小者陽不足也堅急者陰寒之邪也夫如是
心胃脾三脈凡有其一卽爲偏枯者何也蓋心

是天真神機開發之本胃是谷氣充大真氣之
標標本相得則胸膈間之膻中氣海所留宗氣
盈溢分布四藏三焦上下中外無不周徧若標
本相失則不能致其氣於氣海而宗氣散矣故
分布不周於經脈則偏枯不周於五藏則瘖卽
此言之是一條可爲後之諸言偏枯者綱領也
未有不因真氣不周而病者也

岐伯此句爲
偏枯之本

乾坤生氣云凡人有手足漸覺不遂或臂膊及
髀股指節麻痺不仁或口眼喎斜語言蹇澁或

胸膈逆悶吐痰相續或六脈弦滑而虛軟無力
雖未至於倒仆其中風暈厥之候可指日而決
矣須預防之愚謂預防之理須節飲食戒七情
遠房事此至要者也如欲服餌預防須察其脈
症之虛實如兩尺虛衰者以六味八味培補肝
腎如寸關虛弱者以六君子十全大補之類急
補脾肺纔有補益若以搜風順氣及清氣化痰
等藥適所以招風取中也

岐伯謂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謂半身不遂

而痛也 如木之根本未甚枯而一邊枝幹先
痿者是也言不變志不亂病在分腠之間巨針
取之益其不足損其有餘乃可復也

二曰風痺謂身無疼痛四肢不收也 如癱瘓
是也癱者坦也筋脈弛縱坦然而不舉也瘓者
渙也血氣渙散而無用也志亂不甚其言微知
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

三曰風癡謂奄然忽不知人也 咽中塞窒舌
強不能言則是急中風而其候也發汗身熱者

生汗不出身硬唇乾者死視其鼻人中左右上下白者可治一黑一赤吐沫者死

四曰風痺謂諸痺類風狀也 經曰風寒濕三

氣合而成痺曰痛痺筋骨掣痛曰著痺著而不行曰行痺走注疼痛曰周痺周身疼痛又曰行痺屬風痛痺屬寒著痺屬濕

如正氣不足之症只補正氣不必祛邪如邪氣

有餘若痺症之類

痿痺又當另分門講其法亦不一大約多責之陽明 雖

以扶正氣為主不可不少用祛邪之法如易老

天麻丸之類

天麻丸方

天麻

六兩酒浸三日
焙乾除風

牛膝

六兩酒浸三日
焙乾強筋

玄參

六兩樞機骨領

杜仲

七兩使筋骨
相著

草薺

六兩另為末
壯筋骨

當歸

二十兩和血養脈

炮附

一兩行諸經
中血

羌活

十兩去骨間
風

生地

十六兩益真陰

諸書所載名曰愈風丹與此方相合治諸

風肢體麻木手足不遂等症但愈風丹無

附子加肉桂三兩地黃一劬其餘品味分
兩同

或曰風淫所勝治以辛涼何故反用桂附使
火盛制金不能平木而風本益甚耶曰此是
腎虛真陰失守孤陽飛越若非桂附何以追
復其散失之元陽其痰涎上湧者乃水不歸
源也其面赤煩渴者火不歸源也惟桂附能
引火歸源故效水火既歸其原則水能生木
木不生風而風自息矣

論口眼喎斜

靈樞言足陽明之筋其病頰筋有寒則急引頰
移口熱則筋弛縱緩不能收故僻是左寒右熱
則左急而右緩右寒左熱則右急而左緩故偏
於左者左寒而右熱偏於右者右寒而左熱也
夫寒不可徑用辛熱之劑蓋左中寒則逼熱於
右右中寒則逼熱於左陽氣不得宣行故也

口之喎灸以地倉目之斜灸以承泣苟不效
當灸人迎夫氣虛風入而爲偏上不得出上

不得泄真氣爲風邪所陷故宜灸經曰陷下則灸之是也

惟外中風邪者方有喎斜等症若夫熱則生風者不可謂盡得病於窗隙之風縱有喎斜等症乃假象也亦不甚蓋火盛則金衰金衰則木盛木盛則生風惟潤燥則風自息不必用前灸法素問曰諸風掉眩支痛強直筋縮爲厥陰風木之氣自大寒至小滿風木君火二氣之位風主動善行數變木旺生火風火屬陽多爲兼化且

陽明燥金主於緊斂縮勁風木爲病反見燥金
之化由亢則害承乃制謂已極過則反似勝已
之化故木極似金况風能勝濕而爲燥風病勢
甚而成筋縮燥之甚也如此等症正所謂風淫
所勝治以清涼者也不宜用桂附

或問曰當此之時小續命湯可用乎曰未必然
小續命湯此仲景金匱要略治冬月直中風寒
之的方卽麻黃桂枝湯之變方也其間隨六經
之形症逐一加減未便可按方統用其全方也

如太陽無汗於本方中倍麻黃杏仁防風如有
汗惡風於本方中倍桂枝芍藥杏仁如陽明無
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石膏知母甘草有
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葛根桂枝黃芩如
太陽無汗身涼於本方中加附子乾姜甘草少
陰經中有汗無熱於本方中加桂枝附子甘草
凡中風無此四症六經混淆係於少陽厥陰或
肢節挛痛或麻木不仁每續命八兩加羌活四
兩連翹六兩此係六經有餘之表症須從汗解

如有便溺阻隔宜三化湯或局方麻仁丸通利
之雖然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
感者少間而有之此方終不可輕用

考補小續命湯

麻黃

人參

黃芩

白芍

防已

桂枝

川芎

防風

甘草

附子

杏仁

石膏

當歸

本方無附子防風防已

金匱原方有乾姜無黃芩白芍防已防風
附子此千金方也千金無石膏因時加之
又有雲岐
子加減法

許學士云氣中者因七情所傷

經曰神傷於思慮則肉脫意傷於憂愁則肢廢

魂傷於悲哀則筋攣魄傷於喜樂則衰槁志傷

於盛怒則腰脊重難俯仰也又曰暴怒傷陰暴

喜傷陽故憂愁不已氣多厥逆牙關緊急若作

中風誤治殺人多矣蓋中風者身溫且多痰涎

中氣者身涼而無痰涎

亦有有痰涎者但不如中風之甚耳宜蘇

香丸灌之卽甦經曰無故而瘖脈不至者雖不治自己爲氣暴逆也氣復自愈

王節齋云飲食過傷變爲異常急暴之病人所不識多有飲食醉飽之後或感風寒或著氣惱食填太陰胃氣不行須臾厥逆昏迷不省若誤作中風中氣治之立斃惟以陰陽淡鹽湯探吐之食出卽愈經曰上部有脈下部無脈法當吐不吐則死詳見格致餘論木鬱則達之條

土二條論當與厥門互看

有一等形體肥胖平素善飲忽一日舌本硬強

語言不清口眼喎斜痰氣上湧肢體不遂此肥

人多中以氣盛于外而歉於內也此即東垣形盛氣衰一條

例兼之酒飲濕熱之症須用六君子加煨葛根

山梔神曲而治之此法亦止可施之未中之前中後當以純壯胃氣之藥多

用人參以挽之參下條丹溪之法

有一人久病滯下忽一日昏仆日上視漉注而

汗瀉脈無倫丹溪先生曰此陰虛陽暴絕也得

之病後而酒且內急治人參膏而促炎其氣海

頃之手動又頃之唇動參膏成三飲之而甦後
服盡數觔而愈 觀此凡人大病後及婦人產
後多有此症不可不知

按丹田氣海與腎脈相通人於有生之初先
生命門胞系在臍故氣海丹田實為生氣之
源十二經之根本也故灸而效 主意謂合於
八味也

華陀救陽脫方 察果屬陽
脫乃可 用附子一个重一兩

切作八片白朮乾姜各五錢木香二錢為末煎

先用蔥白一握炒熟熨臍下次候藥冷灌服須

夷又進一服

有一婦人先胸脇脹痛

肝火先厥

後四肢不收

筋脈失職

自汗如雨小便自遺

踈泄失職

大便不實口緊目瞶

木火生風

飲食頗進

藏不傷也

十餘日或以為中藏甚憂

請薛立齋先生視之曰非也若風既中藏真氣

既脫惡症既見禍在反掌安能延至十日乃候

其色面目俱赤而或青診其脈左三部洪數惟

肝尤甚乃知胸乳脹痛肝經血虛肝氣否塞也

若中風先無此症矣

四肢不收肝經血虛不能養筋也自

汗不止肝經血熱津液妄泄也小便自遺肝經
 熱甚陰挺失職也大便秘不實肝木熾盛尅脾土
 也遂用犀角散四劑諸症頓愈又用加味逍遙
 散調理而安後因鬱怒前症復作兼發熱嘔吐
 飲食少思月經不止此木盛尅土而脾不能攝
 血也用加味歸脾為主佐以逍遙散而愈後每
 遇怒或睡中手足搐搦復用前藥即愈

唐柳太后病風不能言脈沉欲脫羣醫束手相
 視許胤宗曰是餌湯藥無效及後以黃芪防風

煮湯數十斛置床下氣騰騰如霧熏蒸之是夕
語更藥之而起

廬州王守道風噤不能語王克明令熾炭燒地
上酒以藥置病者於其上須臾小蘇

已上二法病至垂絕湯液不及亦治法之變
者也

有平人居無疾苦忽如死人身不動搖默默不
知人目閉不能開口噤不能言或微知人惡聞
人聲但如眩冒移時方寤此由出汗過多血少

氣併於血陽獨上而不下氣壅塞而不行故身
如死氣過血還陰陽復通故移時方寤名曰鬱
冒亦名血厥婦人多有之宜白微湯倉公散

厥

常病陽厥補陰壯水之主陰厥補陽益
火之源此陰厥陽厥與傷寒陰陽二厥
不同傷寒陽厥用推陳致新陰厥用附
子理中冰炭殊塗生死反掌慎之慎之

陽氣衰乏者陰必奏之令人五指至膝上皆寒

名曰寒厥。是寒逆於下也。宜六物附子湯主之。
陰退則陽進。陰氣衰於下。則陽往湊之。故令人
足下熱也。熱甚則循三陰而上逆。謂之熱厥。宜
六味地黃丸主之。肝藏血而主怒。怒則火起於
肝。載血上行。故令血菀於上。是血氣亂於胸中。
相薄而厥逆也。謂之薄厥。蒲黃湯主之。諸動屬
陽。故煩勞則擾乎陽。而陽氣張大。陽氣張大則
勞火亢矣。火炎則水乾。故令精絕。是以遷延辟
積。至於夏月內外皆熱。水益虧而火益亢。孤陽

厥逆如煎如熬故曰煎厥。宜人參固本丸主之。
五尸之氣暴淫於人。亂人陰陽氣血。上有絕陽
之絡。下有破陰之紐。形氣相離。不相順接。故令
暴厥如死。名曰尸厥。宜二十四味流氣飲。蘇合
香丸主之。寒痰迷悶。四肢逆冷。名曰痰厥。宜姜
附湯主之。胃寒卽吐。䟽蟲。名曰䟽厥。宜烏梅丸
加理中湯主之。氣爲人身之陽。一有怫鬱。則陽
氣不能四達。故令手足厥冷。與中風相似。但中
風身溫。中氣身冷耳。名曰氣厥。宜八味順氣散。

主之

又有食厥者飲食自倍適有感觸胃氣不行
陽併於上其症上半身熱腹悶或心煩頭痛
自臍以下至足冷如冰鉄擁爐不熱醫以為
陰寒而温補之必斃此足陽明氣逆作厥也
故兩手不逆冷平胃
加減保和九主之

六物附子湯

附子

肉桂

防已

各四錢

炙甘草

二錢

白朮

茯苓

各三錢

蒲黃湯

蒲黃

一兩炒
芎藭色

清酒

十六盞
熱沃之

温服

二十四味流氣飲

丁香

肉桂

草菓

麥門冬

赤茯苓

木通

檳榔

枳殼

厚朴

木瓜

青皮

陳皮

木香

大腹皮

人參

白朮

甘草

紫蘇

香附

菖蒲

蓬莪木

烏梅丸

烏梅

去核二十个

人參

細辛

黃附

附子

炮

桂枝

洗淨炮各六錢

黃連

一兩六錢炒

乾姜

一兩炮

當歸

酒浸

川椒

去目及閉口者各四錢

共為丸理中湯下

八物順氣散

白芷

台烏

青皮

陳皮

人參

白朮

茯苓

甘草

傷寒論

當看傷寒論原本及婁全善綱自近日驗嘉言尚論篇亦有發明此篇與張景岳之論皆本薛新甫並宜參究不可求簡捷守一說以誤世

傷寒專祖仲景凡讀仲景書須將傷寒與中寒
分爲兩門始易以通曉爲因年久殘缺補遺註
釋者又多失次錯誤幸歷代攷證者漸明逮陶
節菴六書吳綬蘊要二書刊行而傷寒之理始
著二書不甚能著此理予於至理未暇詳辨先將傷寒中
寒逐一辨明庶不使陰陽二症混亂夫傷寒治
之得其綱領不難也若求之多岐則支離矣先
以陽症言之夫旣云傷寒則寒邪自外入內而

傷之也其入則有淺深次第自表達裏先皮毛

次肌肉又次筋骨腸胃此其漸入之勢然也若夫風寒之初入必先太陽寒水之經便有惡風惡寒頭痛脊痛之症寒鬱皮毛是爲表症若在他經則無此症矣脈若浮緊無汗爲傷寒以麻黃湯發之得汗爲解浮緩有汗爲傷風用桂枝湯散邪汗止爲解

太陽經在最外一層故邪入皮毛卽先傷之皮毛不能傳

變由太陽之絡傳經而後內入諸經也邪客於皮毛卽立府閉人身藏府之氣無刻不與外氣通故和暢立府閉則內氣不能泄而生熱非風寒能變熱也此時但死其皮毛立府開而邪隨汗散矣麻黃桂枝汗皮毛之方非解中之方也表不解則熱積而日甚從本經反而之內及各

經井榮俞原合交會之處則
熱交於他經而各經病見矣
若無頭疼惡寒脈

又不浮此爲表症罷而在中中者何表裏之間

也乃陽明少陽之分脈不浮不沉在乎肌肉之

間謂皮毛之下也然有二焉若微洪而長卽陽

明脈也外證鼻乾不眠用葛根湯以解肌脈弦

而數少陽脈也其症脇痛耳聾寒熱往來而口

若以小柴胡湯和之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從

乎中治也若有一毫惡寒尚在表雖入中還當

兼散邪
肌肉不能傳變肌肉之中皆經絡也經絡皆謂之中裏則府藏表則皮毛府藏

之氣血惟經絡傳達外邪之壅熱亦惟經絡傳
變故陽明少陽皆從中治中者經病非胃與膽
病也經病用和解和解亦必由汗散然非開發
皮毛之法矣蓋邪初客表經中陰津未傷但啓
其竅而汗自通及熱傳中經血液燔燥竅雖啓
而汗爲熱隔不能達外庸工不知尚用風熱之
藥以發其表益助熱而耗陰汗原乾涸究竟不
得汗而斃者多矣仲景和解只清解熱邪而津
液自存陰汁既充湧出肌表而外邪自然渙散
此養汗以開立府與開立府以出汗之迥乎不
同過此爲邪入裏爲實熱脈不浮不沉沉則按
之筋骨之間方是此爲傳府所謂胃若脈沉實
有力外症不惡風寒而反惡熱譫語大渴六七
日不大便明其熱入裏而腸胃燥實也輕則大

柴胡湯重則三承氣湯大便通而熱愈矣

熱既入裏

離表已遠驅出為難故就大便通泄其熱從其

近也得汗而經熱從汗解非汗為害而欲祛之

也便矢而府熱從矢出非矢為難而欲攻之也

醫不察此專與糟粕為敵自始至終但知消尅

瀉下之法禁絕飲食惟求一便矢以

畢其能事天人生命如是者曰矢醫以陰症言

之若初起便怕寒手足厥冷或戰慄倦臥不渴

兼之腹痛嘔吐泄瀉或口出涎沫面如刀刮不

發熱而脈沉遲無力此為陰症不從陽經傳入

熱症治例更當看外症如何輕則理中湯重則

姜附湯四逆湯以溫之

陰症者寒邪直入三陰之經以三陽主氣衰無

熱拒寒故也三陰各有分症今人都以房勞後
得病不分陰陽脈症輒命曰陰症致令病家諱
言惡聞此二字亦可笑矣房勞得病
乃挾虛感有陽有陰非必為陰也

由此觀之可見傷寒者由皮毛當分經而後入

府藏當分初雖惡寒發熱而終為熱症其人必

素有火者中寒者直入藏府始終惡寒而並無

發熱等症其人必無火者一則發表攻裏一則

溫中散寒兩門判然明白何至混雜使人疑誤

耶

桂枝湯

治太陽經傷風發熱自汗惡風

桂枝

芍藥

甘草

麻黃湯

治太陽經傷寒發熱無汗惡寒

麻黃

桂枝

甘草

杏仁

寒傷榮風傷衛衛陽也風亦陽也陽從陽之類
故風能傷衛榮陰也寒亦陰也陰從陰之類故
寒能傷榮

辛甘發散為陽風宜辛散寒宜甘發桂枝辛而
熱者故能發散衛中之風邪麻黃甘而熱者故
能發散血中之寒邪又桂枝麻黃氣味俱輕陽

中之陽故能入太湯經散皮膚之風寒也此二
方者乃治冬月正傷寒之的方霜降後春分前
此時太陽寒水用事房勞辛苦之人其太陽寒
水之氣乘虛而客入於太陽經同氣相求故易
以傷也仲景特以殺氣最重故詳言之其餘時
月則無傷寒二方不可用也今人醫牌上多書
治四時傷寒名不正則言不順矣活人書言頭
痛如破者連鬚蔥白湯不可便與升麻葛根湯
恐太陽流入陽明是太陽邪氣引入陽明不能

解也未至少陽者不可便與柴胡湯

葛根湯

赤芍

葛根

蔥白

生姜

桂枝

甘草

大棗

治陽明胃經目痛鼻乾不寐 如有惡寒

症本方加麻黃 惡風加桂枝 如正陽

明府病不惡寒有汗而渴當用白虎湯

小柴胡湯 治少陽胆經耳聾脇痛寒熱

往來口苦

柴胡 黃芩 甘草

此經無出入路不可汗下止有此湯和解之如兼陽明症本方加葛根芍藥如尚有惡寒等症用大柴胡湯兼表兼下

太陽經表之表也行身之背陽明經表之裏也行身之前少陽經半表半裏也行乎兩脇之旁過此則少陰太陰厥陰俱入藏而爲裏

大柴胡湯 表症未除而裏症又急汗下

兼行

柴胡 黃芩 芍藥 半夏 人參 大黃

枳實

白虎湯 治身熱大渴而有汗脈洪大者

如無渴者不可用此藥為大忌倘是陰

虛發熱服之者死若五六月暑病者必

用此方又當審其虛實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參 竹葉 糯米

調胃承氣湯 治太陽陽明不惡寒反惡

熱大便秘結而嘔日晡潮熱者陽明病

二症在經則解肌入府則攻下

大黃

甘草

砒硝

小承氣湯

治六七日不大便腹脹滿悶

病在太陰無表症汗後不惡寒潮熱狂
言而喘者

大黃

厚朴

枳實

大承氣湯

治陽明太陰譫語五六日不

大便腹滿煩渴并少陰舌乾口燥日晡

發熱脈沉實者

大黃 厚朴 枳實 芒硝

桃仁承氣湯 治外症已解小腹急大便

黑小便利爲淤血症

桃仁 大黃 桂枝 芒硝 炙草

四逆散 治陽氣亢極血脈不通四肢厥

逆在臂脛之下若陰症則上過乎肘下

過乎膝以此爲辨也

柴胡 芍藥 甘草 枳實

大凡傷寒邪熱傳裏結實須看熱氣淺深用藥

今醫不分當急下可少與宜微和胃氣之論一
概用大黃芒硝亂投湯劑下之因之枉死者多
矣予謂傷寒之邪傳來非一治之則殊耳病有
三焦俱傷者則痞滿燥實堅俱全宜大承氣湯
厚朴苦溫以去痞枳實苦寒以泄滿芒硝鹹寒
以潤燥軟堅大黃苦寒以泄實去熱病斯愈矣
邪在中焦則有燥實堅三症故用調胃承氣湯
以甘草和中芩硝潤燥大黃泄實不用枳實厚
朴恐傷上焦元氣調胃之名由此立矣上焦受

傷則痞而實用小承氣湯枳實厚朴之能除痞
大黃之泄實去芒硝不傷下焦真陰謂不伐其
根本也若夫大柴胡湯則有表症尚未除而裏
症又急不得不下者只可以此湯通表裏而緩
治之尤有老弱及血氣兩虛之人不宜用此故
經云轉藥孰緊有芒硝者緊也大承氣最緊小
承氣次之大柴胡又次之其大柴胡加芒硝方
得轉藥蓋爲病輕者設也仲景云蕩滌傷寒熱
積皆用湯藥切不宜用丸藥不可不知

乃今人
輒用滾

痰壅積等九
治傷寒何也
如欲用此三方須以手按病人白

胸至小腹果有硬處手不可近方敢下手然其

至妙處尤須辨舌之燥滑若何此金鏡錄三十

六舌不可不細玩也
看金鏡三十六舌當參其

十六舌之所未及
者即以意通之
意而勿泥其法然亦有三

初病無熱便四肢厥冷或胸腹中滿或嘔吐腹

滿痛下利脈細無力此自陰症受寒即真陰症

非從陽經傳來
凡從陽經傳陰經者不作陰症仍從陽經中治
便宜溫

之不宜少緩經云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

齊
卷一
傷寒
七

惡寒者發於陰也治宜四逆湯腹滿腹痛皆是
陰症只有微甚不同治難一槩腹痛不大便桂
枝芍藥湯腹痛甚桂枝大黃湯若自利腹痛小
便清白宜溫中理中四逆看微甚用輕者五積
散重者四逆湯無脈者通脈四逆湯使陰退而
陽復也

陰毒病手足指甲皆青脈沉細而急者四逆湯
無脈者通脈四逆湯陰毒甘草湯臍中蔥熨氣
海關元著艾可灸二三百壯乃用溫和補氣之

藥通其內外以復陽氣若俱不效死症也

理中湯 治即病太陰自利不渴寒多而

腹痛等症

人參 甘草 乾姜 白朮 加附子即為附子理中湯

真武湯

茯苓 芍藥 生姜 附子 白朮

四逆湯

附子 乾姜 甘草

木附湯

白朮 甘草 附子

姜附湯

乾姜 附子

回陽反本湯 治陰盛格陽陰極發躁渴

而面赤欲坐臥泥水中脈來無力或脈

全無欲絕者

熟附 乾姜 甘草 人參 五味子

黃連 臘茶

面戴陽者下虛也加連鬚蔥白七莖用澄

清泥漿水煎臨服須以冷水探冷入猪胆
汁人尿各一匙服無脈者脈漸出者生暴
出者死

已上皆真陰症人皆知之至於反常則不易曉
有發熱面赤煩躁揭去衣被飲冷脈大誤認爲
陽症投寒藥死者多矣必須憑脈下藥不問浮
沉大小但指下無力按至筋骨全無力者必有
伏陰不可與涼藥若已會服過涼藥脈必鼓指
而有力脈又難憑矣若一應茶湯及寒熱藥俱

吐者此陰盛格陽急用白通湯加人尿胆汁以
通拒格之寒所以仲景傷寒論中傳經典直中
並論者正謂有陽症似陰陰症似陽所宜詳辨
但年久散亂後人誤相補集致使不明如太陽
症頭痛發熱當脈浮而反沉又似少陰矣故用
麻黃附子細辛湯如少陰症脈沉應無熱而反
發熱者又似太陽矣須用甘草乾姜附子湯如
陰症四肢厥逆而陽症亦有厥逆者此四逆湯
與四逆散不同如陰症下利而陽症亦有漏底

者此理中湯與黃龍湯不同也若此之類疑似
唯明幸陶節菴六書已明分矣予又有說焉若
讀傷寒書而不讀東垣書則內傷不明而殺人
多矣讀東垣書而不讀丹溪書則陰虛不明而
殺人多矣讀丹溪書而不讀薛氏書則真陰真
陽不明而殺人亦多矣東垣曰邪之所湊其氣
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間而有之此間字
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甚言其無外感也東垣
脾胃論典夫內傷外感辨深明飢飽勞逸發熱

等症俱是內傷悉類傷寒切戒汗下以為內傷
 多外感少只須溫補不必發散外感多而內傷
 少者溫補中少加發散以補中益氣湯一方為
 主加減出入如內傷兼傷寒者以本方加麻黃
 兼傷風者本方加桂枝兼傷暑者本方加黃連
 兼傷濕者本方加羌活實萬世無窮之利東垣
 特究明陽虛發熱之一門也分然世間真陰虛
 而發熱者十之六七亦與傷寒無異此是薛氏綱宗反
 不論及何哉今之人一見發熱則曰傷寒須用

發散發散而斃則曰傷寒之書法已窮奈何豈

知丹溪發明之外尚有不盡之旨乎予嘗於陰

虛發熱者四字宜詳見其大熱面赤口渴煩躁與六

味地黃大劑一服即愈如見下部惡寒足冷上

部渴甚躁極或欲飲而反吐此症亦有陽明矣者故須辨陰陽二

字真即於六味湯中加肉桂五味甚則加附子

冷飲下嚥即愈予嘗以此活人多矣敢以秘私

乎因製補天要論一卷以補前人之不逮所望

於高明者再加裁奪幸甚幸甚且舉傷寒口渴

一症言之邪熱入於胃府消耗津液故渴恐胃

汁乾急下之以存津液

仲景要旨在此

其次者但云欲

飲水者不可不與不可多與並無治法縱有治

者徒知以芩連知栝麥冬五味天花粉甚則石

膏知母以止渴此皆有形之水以沃無形之火

安能滋腎中之真陰乎若以六味地黃大劑服

之其渴立愈

此法用之挽回敗症之燥渴多應手若用明實症初起頗不得效

何至傳至少陰而成燥實堅之症乎

臣有不必傳少陰而

亦坏者即傳少陰燥實止三條一則病二三日而燥乾此阳明急症故宜急下非久而傳者可

待緩治也。一則自利清水，此熱逼少陰，非少陰不上濟也。一則腹脹不大便，此胃土實致腎水竭，非腎水竭而致胃實也。既成燥實堅之症，仲景不得已而以承氣湯下之，此權宜之霸術。然諄諄有虛人老弱人之禁，故以大柴胡代之。陶氏以六一順氣湯代之，豈以二湯爲平易乎？代之而愈所喪亦多矣。況不愈者十之八九哉。當時若多用六味地黃飲子大劑服之，取效雖緩，其益無窮。況陰虛發熱者，小便必少，大便必實，其上症口渴、煩燥、與傷寒無異。彼之承氣者，不過因亢則害。

下之以承真陰之氣也予今直探其真陰之源而補之如亢旱而甘霖一施土木皆濡頃刻爲清涼世界矣何不可哉坏症得此真有神功况腎水既虛矣復經一下之後萬無可生之理慎之慎之吾爲此懼故於補天要論中詳言之

陶節菴亦悟此理有云自氣而之血血而復之氣者大承氣湯下之自血而之氣氣而復之血者生地黃七連湯主之二者俱不大便此是承氣湯對子又與三黃石膏湯相表裏是皆三焦

包絡虛火之用也病既危急只得以此湯降血中之火耳陶氏以血爲陰故有此論惜乎其不識真陰真陽之至理也

生地黃黃連湯

生地 川芎 當歸 梔子 黃連 黃芩

芍藥 防風

此方與地黃丸有未合者予用陽明陰蕪治之甚效予友高鼓峰造滋水清肝飲取地黃丸之探原而不隔於中取生地湯之降火而不犯於下真從來之所未及與予法參用無不應者

合而言之真知其爲陽虛也則用補中益氣湯

重、在、真、
知二字、真、知、其、為、陽、虛、直、中、也、則、用、附、子、理、中、

湯、真、知、其、為、陰、虛、也、則、用、六、味、腎、氣、湯、真、知、其、

為、陰、虛、無、火、也、則、用、八、味、腎、氣、湯、其、間、有、似、陰、

似、陽、之、假、症、也、則、用、寒、因、熱、用、之、法、從、之、不、可、

少、誤、惟、以、補、正、為、主、不、可、攻、邪、正、氣、得、力、自、然、

推、出、寒、邪、汗、出、而、愈、
二句灼然妙理典景岳論
參看更明自然二字妙甚

從東垣補中
益氣論來、攻、之、一、字、仁、人、之、所、惡、也、百、戰、百、

勝、戰、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曰、善、戰、者、服、上、刑、

温病論

夫傷寒二字蓋冬時嚴寒而成殺厲之氣觸冒之而即時病者乃名傷寒不即發者寒毒藏於

肌膚至春變為温至夏變為暑病

語本叔和於埋頗謬尚論

篇辨之
極詳

暑病者熱極重於温也既變為温則不

得復言其為寒不惡寒而渴者是也此仲景經

文也

叔和序
例也

其麻黃桂枝為即病之傷寒設與

温熱何與受病之原雖同所發之時則異仲景

治之當別有方緣皆遺失而無徵是以各家議

論紛紛至今未明也劉守真謂欲用麻黃桂枝
必加涼藥於其中以免發黃之病張子和六神
通解散以石膏寒藥中加麻黃蒼朮皆非也蓋
麻黃桂枝辛熱乃冬月表散寒邪所宜之藥不
宜用於春夏之時陶氏欲以九味羌活湯謂一
方可代三方亦非也羌活湯易老所製之方乃
治感四時不正之氣其實傷寒溫熱瘧皆四時
不正之氣太過不及即是
不正非傷寒
別有法也如春宜溫而反寒夏宜熱而反溫
秋宜涼而反熱冬宜寒而反溫又有春夏

時為暴寒所折雖有惡寒發熱之症不若冬時

肅殺之氣為甚故不必麻黃桂枝以散寒惟宜

辛涼之藥通內外而解之况此方須按六經加

減之法不可全用也不若逍遙散為尤妙

亦當變通

諸法加減出入用之真可一方代三方也

總無一方統貫之理

然則

欲治溫病者將如何予有一法請申而明之經

曰不惡寒而渴者是也不惡寒則知其表無寒

邪矣曰渴則知其腎水乾枯矣

渴只是津液少耳乃陽明陰虧

也但津液原於腎胃陰虧則腎水救之亦涸故初則當清火而存胃汁久而敗乃當責之腎耳

趙氏直命之腎水
乾枯亦甚言之
蓋緣其人素有火者冬時觸

日寒氣雖傷而亦不甚惟其有火在內寒亦不

能深入所以不即發而寒氣伏藏於肌膚自冬

至三四月歷時既久喻氏闢火為寒鬱於中亦

久將腎水熬煎枯竭太過蓋甲木陽木也藉癸水

而生腎水既枯至此時強木旺無以為發生滋

潤之本故發熱而渴非有所感冒也海藏謂新

邪喚出舊邪非也若復有所感表又當惡寒矣

予以六味地黃滋其水以柴胡辛涼之藥舒其

木鬱隨手而應此方活人者多矣予又因此而

推廣之凡久時傷寒者亦是鬱火虛至若其人

無火則爲直中矣惟其有火故由皮毛而肌肉

由肌肉而府藏不能直中也今人皆曰寒邪傳裏寒

變爲熱旣曰寒邪何故入內而反爲熱又何爲

而能變熱耶不知卽是本身之火爲寒所鬱而

不得泄一步反歸一步日久則純熱而無寒矣

明白所以用三黃解毒解其火也升麻葛根卽

無疑無疑火鬱發之也三承氣卽土鬱則奪之小柴胡湯

木鬱逢之也此理甚簡而易只多了傳經六經

諸語支離多岐

其論太過便於理不精細

凡雜症有發熱者

皆有頭疼項強口痛鼻乾脇痛口苦等症何必

拘為傷寒局傷寒方以治之也余於冬月正傷

寒獨麻黃桂枝二方作寒鬱治

不知亦鬱火治也

其餘

但不惡寒者作鬱火治

惡寒亦是鬱火

此不佞之創論

也聞之者孰不駭然吐舌及閱虞天民醫學正

傳傷寒篇云有至人傳曰傳經傷寒是鬱病余

一見之不覺竊喜以為先得我心之同然及考

之內經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爲熱何也岐伯曰
寒氣外凝內鬱之理腠理堅緻玄府閉密則氣
不宜通濕氣內結中外相薄寒盛熱生故人傷
於寒轉而爲熱汗之則愈明此經語則傷寒鬱症皆透矣則外
疑內鬱之理可知觀此而余以傷寒爲鬱火者
不爲無據故特著鬱論一篇

論陽毒陰毒

金匱要略云陽毒之爲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
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

陰毒之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死生
如陽毒升麻鼈甲湯并主之

千金云陽毒湯治傷寒一二日變成陽毒或服

藥吐下後變成陽毒身重腰脊背痛煩悶不安
狂言或走或見鬼神或吐血下利其脈浮

陽毒升麻湯

升麻 半兩 當歸 川椒 雄黃

桂枝 各一兩

每服五錢水一鍾半煎一盞溫服覆手足

取汗得吐亦佳

陰毒甘草方

甘草

升麻 各半

當歸

川椒

鹽甲 各一兩

服同前

此二方與傷寒論陽毒陰毒特異故記之是感天地疫疠非常之氣沿家傳染所謂時疫症者是也

鬱病論

鬱理經此公發洩幾無剩義矣書中每
抑丹溪然終於丹溪人身諸病多生於
鬱一語悟入
何可抑也

內經曰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土鬱則奪之
金鬱則泄之水鬱則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
以其畏也所謂瀉之

註內經者謂達之吐之也令其條達也發之汗
之也令其疏散也奪之下之也令其無壅凝也
泄之謂溲泄解表利小便也折之謂制其衝逆
也予謂凡病之起多由於鬱七者抑而不通之

義內經五法爲因五運之氣所乘而致鬱不必
作憂鬱之鬱憂乃七情之病但憂亦在其中丹

溪先生云氣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鬱諸病

生焉又製爲六鬱之論立越鞠丸以治鬱婦人怫鬱

病府而藏不病者共血病而不燥者未嘗不得力也曰氣曰濕曰熱曰痰

曰血曰食而以香附撫芎蒼朮開鬱利氣爲主

謂氣鬱而成濕滯濕滯而成熱熱鬱而成痰痰

滯而血不行血不行而食不消此六者相因爲

病者也此說出而內經之旨始晦亦未嘗不相發明此論太

過內經之旨又因釋註之誤而復晦此鬱病之
不明於世久矣苟能神而明之擴而充之其於
天下之病思過半矣且以註內經之誤言之其
曰達之謂吐之吐中有發散之義凡木鬱者乃
少陽胆經半表半裏之病多嘔酸吞酸症雖吐
亦有發散之益但謂無害耳焉可便以吐字該
達字耶達者暢茂條達之義王安道曰肝性急
怒氣逆眩厥或脹尖時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
不愈者則用升發之藥加以厥陰報使而後治

之一法中有前後宜辛升在前苦降在後一方
中有輕重宜發陽輕而引陰重達之則不得
力又如久風入中爲殄泄及不因外風之入而
清氣在下爲殄泄則以輕揚之劑舉而散之凡
此之類皆達之之法也此王氏推廣達之之義
甚好 火鬱則發之汗之也東垣升陽散
火湯是也使勢窮則止其實發與達不相遠蓋
火在木中木鬱則火鬱相因之理達之卽所以
發之卽以達之之藥發之 此隔治也無有不應而非
汗之謂也汗固能愈然火鬱於中未有不蒸也

汗出

此火逼之汗非散火之汗也

須發之得其術耳

土鬱

奪之謂下奪之如中滿腹脹勢甚不能頓除者非力輕之劑可愈則用寒鹹峻下之劑以劫奪其勢而使之平此下奪之義也愚意謂奪不止下如胃亦土也食塞胃中下部有脈上部無脈法當吐不吐則死內經所謂高者因而越之以吐爲上奪而衰其胃土之鬱亦無不可東垣書引木鬱於食填肺分爲金尅木何其牽強金鬱泄之如肺氣臃滿胸憑仰息非解利肺氣之

劑不足以疏通只解表二字足以尺泄金鬱之

義

肺主皮毛解表則金氣達

不必更滲泄利小便而滲利自

在其中况利小便是涉水鬱之治法矣獨水

鬱折之難解愚意然調其氣四句非總結上文

也乃為折之二字恐人不明特說此四句以申

明之然猶可也水之鬱而不通者可調其氣而

愈如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

能出矣肺為腎水上原凡水道不通者升舉肺

氣使上竅通則下竅通若水注之法自然之理

其過者滯溢於四肢四肢浮腫如水之汎濫須
折之以其畏也蓋水之所畏者上也土衰不能
制之而寡於畏故妄行茲惟補其脾土俾能制
水則水道自通不利之利卽所謂瀉之也如此
說則折字典瀉字於上文摘續而折之之義益
明矣 內經五法之註乃出自張子和非王啓
玄舊文故多誤予旣改釋其誤又推廣其義以
一法代五法

從此通之則可亦有隔治而愈者
若謂一方可治五鬱則主張太過

神而明之屢獲其效故表而書之蓋東方先生

木木者生生之氣，抑火氣空中之火，附於木中。

木鬱則火亦鬱於木中矣，不特此也。火鬱則土

自鬱，土鬱則金鬱，而水亦鬱矣。此五行相因自

然之理。朱子所謂節匕推去可知是尺。惟其相因也，予以一方

治其木鬱，而諸鬱皆因而愈。舉一窵百。一方者何道

遙散是也。方中惟柴胡、薄荷二味最妙。薄荷是此老加

人却解說得好。蓋人身之胆木乃甲木，少陽之氣也。尚

柔軟象草穿地始出而未伸，此時被寒風一鬱

即萎軟抑遏而不能上伸，不能上伸則下尅脾

土而金水併病矣惟得溫風一吹鬱氣卽暢達
蓋木喜風風搖則舒暢若寒風則畏矣溫風者
所謂吹而不寒楊柳風也木之所喜也柴胡薄
荷辛而溫者惟辛也故能斡散溫也故入少陽
立方之妙如此其甚者方中加左金丸此立齋
法也
左金丸止黃連吳茱萸二味黃連但治心火吳
茱萸氣燥肝之氣亦燥同氣相求故入肝以平
木木平則不生心火火不刑金而金能制木下

直伐木而佐金以制木此左金之所以得名也

此又法之巧者然猶未也一服之後繼用六味

地黃加柴胡芍藥服之以滋腎水

亦立齋法也合逍遙散謂

腎肝同治但立齋去芍藥趙氏單用芍藥為不同

俾水能生木逍遙散

者風以散之也地黃飲者兩以潤之也

以二義治各藏

之鬱則無餘而法不可以不變

木有不得其天者乎此法一立

木火之鬱既舒木不尅脾土且土亦滋潤無燥

痛之病金水自相生予謂一法可通五法者如

此豈惟是哉推之大之千之萬之其益無窮凡

寒熱往來似瘧非瘧惡寒惡熱嘔吐吞酸嘈雜

胸痛脇脇痛小腹脹悶頭暈盜汗黃疸瘟疫痢

氣強泄等症皆對症之方也推而至於傷風傷

寒傷濕除直中外凡外感者俱作鬱看此非於丹溪得

宗乎以逍遙散加減出天無不獲效如小柴胡湯

此有論端在 四逆散羌活湯大同小異然不若此方

之響應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存乎人耳倘一

服即愈少頃即發或半日或一日又發七之愈

頻愈甚此必屬下寒上熱之假症此方不宜復

投分當改用溫補之劑如陽虛以四君子湯加

溫熱藥陰虛者則以六味湯中加溫熱藥其甚
者尤須寒因熱用少以冷藥從之用熱藥冷探
之法不則拒格不入非惟無益而反害之病有
微甚治有逆從玄機之士不須予贅

右方逍遙散

柴胡

薄荷

此味可
進退用

當歸

芍藥

陳皮

甘草

白朮

茯苓

以加味逍遙散六味丸治鬱自薛長洲始
也然長洲之法實得之丹溪越鞠之芎藭
即逍遙之芍也越鞠之蒼朮即逍遙之
白朮也越鞠之神麴即逍遙之陳皮也越

翰之香附即逍遙之柴胡也越鞠之梔子
即逍遙之加味也但越鞠峻而逍遙則和
矣越鞠燥而逍遙則潤矣此則青出於藍
後來居上亦從古作述之大凡如東垣之
補中益氣比枳木万全無弊矣然
豈可謂枳木之謬而禁不用哉

加味者加丹皮山梔子以山梔屈曲下行

泄水改用茱萸炒黃連

合左金也山梔亦不至泄水不若黃

連運用在上且能
達心胃之鬱耳